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崇禎朝野紀 第五卷

錢已去位，御史詹爾選，先有疏論陳啟新之用，責備輔臣、塚臣不能盡言執事，復以疏言大臣所以不肯言者，以不肯去耳。今士陞肯言矣、肯去矣，以去就悟明主，以氣節風百僚，皇上不即嘉許而疑其要譽耶；且天下之疑上者不少矣，將卒驕懦日甚，聖意恩禮通渥，則疑過於右武；穿札與操觚並課，人見紕德而齊力，則疑緩於敷文；免覲說行，或疑朝宗之大義不值數萬路費之金錢；駁問日煩，或疑明啟之刑書不當幾番加等之紛亂；其君子懼驅策之無當，小人畏陷不累之多門；明知一切苟且之政，或拊心愧恨，或對策歎噓，種種隱情，有難殫述。上怒甚，命錦衣衛拿問，特御門召對，面詰如何是苟且？詹曰：即捐助一事，也是苟且。侃侃數百言，抗對無屈。且曰：臣死不足惜，皇上幸聽臣言，固可為今日之用，即不聽臣言，亦可留為他日之思。中璫在旁，亦嘖嘖嘆服。上益怒，命繫朝房候旨。內閣揭救。翌日旨下，本當重處，念輔臣申救，姑著放了。都察院議處。初止議罰俸，以議語涉誇，並處主稿，御史張三謨乃改議為民。上以邊警，仍分命太監盧維寧等總監通津、臨德等處兵馬糧餉，御史金光宸疏請罷遣，上大怒，於八月□六日召對廷臣。是日下午，恰值風雨驟至，閣臣部院，侍立雨中，至以袖障雨。上召兵、工各部堂人，厲聲云，而今要練兵、買馬、製器械，諸臣唯唯。上云：平時都說口子是好的，而今卻從口子入了。平時都說有兵馬準備，而今卻沒有。這是甚麼？上聲色俱厲，風雨聲亦復雜沓，久之獨召金來前。上云：你疏是甚麼樣主意？你們科道官到這時候，並不說何利當興、何害當除，還說這套話。光辰云：皇上因文武官員無一實心任事，所以有這番委任，但這些事體，別有委任，武官一發好卸擔了。上厲聲云：事到如今，你們文武官員可羞、可羞。金云：臣巡按河南時，見皇上罷撤內遣，以為是聖明第一美政。語未完，上即云，不要是這等說。連說數聲。金又將文武官員話頭申說之遍。上云：本該重處，以後再有這樣的，定要拿問。徐云該部議處，諸臣仍賜茶果而退。

以張元佐偽兵部右侍郎，鎮守昌平；同時，遣內臣提督天壽山者，皆即日往。上語諸閣臣曰：內臣即日就道，而侍郎三日未出，何怪朕之用內臣耶？閣臣默然。是年，昌平陷，乃內臣納假兵而起為內應者。

命調各鎮兵入援，總兵劉澤清至河間，擁眾不前，疏言東撫李懋芳格標兵不發。上怒，下部議，懋芳革職。其實，標兵三千，而劉兵萬餘，不相涉也。自此以後，總兵不復督撫可制，而澤清更為跋扈云。至壬午之警，王永吉為東撫，陷至七□餘城，而以兵僅三千，為上所原，反得陞薊遼總督，不知三千兵從來如此；當時撫臣所值，有幸有不幸也。

本兵張鳳翼，自請以身當敵，督援兵出師，而以舊本兵梁廷棟為總督。梁由南至，張自京出；北兵至雄縣而返，遍踩畿輔，破數□城，二人但尾其後而已。北兵將去，沿途括樹，大書「各官免送」四字。二人慮敵退後，且罹重罪，因日服大黃藥取瀉求死。北兵以八月□九日出口，張以九月初一日卒，又數日梁亦卒。後下刑部議罪：梁擬斬，張免議，以烏程之故。時謂張死亦不幸矣。

北兵入至天壽山，將諸陵寢殿拆毀，兵退後，撫按奏稱：忽有怪風，從東北起，祖陵門扇、海馬、獸頭、神路、樹枝悉行括損。有旨著估價修理。上下相蒙，不復究竟，而閣臣反以事平敘功加恩。時新拜三參劄容孔貞、江夏賀逢聖、南海黃士俊，俱加太子太保。

邊警時，適當鄉試屆期，遂停不舉，至事平後，改□月初二日為初場，■■日揭曉。

誠意伯劉孔昭疏論倪元璐索制當黜，借明綸以媚婢，嫡妻陳氏現存，而王氏居然冒封。許重熙偽士非祖，敢居下以訕上，實錄未成，而五陵注略先刊行世。蓋溫體仁乘文、何二相既去，以倪為二相臭味，必欲擠之去而後快。言路部僚，莫有應者。因以京營總督缺誘劉孔昭，令之出疏，奉旨下部看議。倪前妻陳氏有故而去，再娶王氏，皆名族女，非以妾冒封，竟坐冠帶閒住，議許除名禁錮，不足明罰，宜下法司窮治。體仁擬旨三上，不允；逕批：許重熙著革職。後孔昭不得京營缺，特復操江缺以償之。孔昭前此已參戶尚侯恂以媚溫矣。

時，上銳意取法世宗，命近侍遍買坊間刻本，如見聞錄等項；注略初刻亦買進，登御覽。中有誠意伯襲爵事，頗致譏貶，上覽而賞之。孔昭聞而懼，遂因參倪疏而並及詳閣部，俱擬窮究。上終不允。云當時謂倪為今之韓愈，許乃得與之比類，同毀邪人之視，許已不輕矣。許後年將大耄，猶留心史事，下楊荒齋者三年，蠅頭小楷，手不絕書，惜未竟其事，而齋志以歿也。

黃景昉主北闈試，以馬之驥為解元，下第者吹索字句投揭，陳啟新出疏參之，景昉辨疏，言吏科無衡文之責，啟新非能文之人，上以御筆塗吏科句，意可知矣。郡議竟以核字不雅，議罰四科，景昉降級，其逢迎啟新如此。

方流賊蹂躪中原，官兵攻之，總兵曹文詔斬獲獨多，然以勇而驕，為賊所陷沒，陞盧象昇總理五省。孫傳庭巡撫陝西，與三邊總督洪承疇，協力剿賊；孫久居邊疆，習行間事，盧身先士卒，忠勇有為，率關外兵，一再破賊，而孫、洪亦時時以捷聞。闖王已誅，蠟子塊已為盧追逐入秦，河南少寧。自群盜擾河南北者三年，夾河千里，雞犬無聲，賊既無可掠，盧又合大軍於中原，羅而蹙之，寇已少衰，及以邊警調各兵入援，事平即改用盧為宣大總督、洪為薊遼總督，而寇復蔓延矣。老回回等盤踞鄖、襄間，休糧息馬，秋高足食，乃以全軍合曹操、闖塌天諸賊，共二□萬，沿江長駝而下，斬黃、六合、果寧、望江、江浦，所在告警，烽火且及儀、揚。已自尉氏至登封，至汝南，復入河南；豫撫陳必謙，輕撫被誘，幾以身殉，為按臣楊繩武糾劾，解任削職，以王家禎代之，兼總理川、湖、山、陝督剿事務，後亦以無功而罷。

邊將祖寬，勇敢善戰，滁州五里橋之戰，殺賊近萬人，總理盧疑多平民雜其中，有無辜之嘆。祖大怒。盧以巽語謝之，亦不能釋然也。後洪調祖入陝剿賊，祖擒闖賊高某，並其妻以獻；其部下李自成收其餘眾，復自稱闖王。闖部下又有張獻忠者，榆林人，初號黃虎，至是自稱八大王，而天下事自此竟盡於二賊矣。山西巡按張孫振，參學臣袁繼成婪肆贓款，有旨拿解來京究問，兼責撫臣吳姓何以薦劾互異？吳回奏，言繼成清公自矢，學行兼優，舉薦自出公論。繼成到京，因疏訐按臣之徇私囑托，事事有據。三晉士民，亦群為袁訟冤。上察其非誣，命復繼成官，逮孫振下獄問遣。後繼成官至江廣總督，國亡被執，全節而死，可謂不負上恩矣。孫振以南渡時諂附馬、阮復官，官御史，謀翻逆案，誅鋤正人，與袁宏勳同為一時之巨慝云。

左都唐世濟疏薦霍維華邊才，戶科宋學顯糾之，奉旨逆案中人，不許舉用，屢有嚴旨，唐世濟乃敢借邊才薦舉，大臣如此欺蒙，小臣如何底止，著革了職，刑部提問。吏部謝陞，因奏憲臣謬薦匪人，臣在病失於查參。蓋二人原同心阿附首揆，薦維華原出體仁意，使世濟先言嘗試，陞偽為不知，其狡如此。及奉嚴旨問罪遣戍，體仁亦憚上嚴，不敢為之地，謝亦以此失上眷去位矣。未幾，福建巡按應喜臣薦地方人才，中及逆案之周昌晉，因大理寺副孫傑疏劾，亦命逮喜臣問遣。刑科王都又劾刑侍郎章光岳，在通政時，請逆案中有枉者辨疏，許其封進；御史水佳允有疏，請吏部將逆案中有不平者明告二人，皆當究處。部覆光岳引退、佳允以別事處免議。都又劾吏尚田唯嘉，當王永光借題邊才，唯嘉即薦楊維垣、賈繼春二人，光岳薦呂純如、霍維華、傅樞、徐揚先、虞廷陞、葉天陞六人，夫世濟、喜臣薦一人而拿問，薦二人、六人者宜何如？時田方新經簡任，眷遇正切，召對，出疏示之，論不必置辨。

蘇松學臣倪元琪回奏：據道臣馮元颺、知州周仲璉申文，大約言復社之士，文行相先，並無把持武斷之事。陸文聲作姦犯科，憲檄拘提，逋逃在外，懷恨入都，借復社發難耳。有旨：復社結黨恣行，所關世道人心不小，倪元琪徇州縣申文，扶同誇詡，都著議處。元琪等各降調。是時，復社主盟首推二張——張溥、張采，銳意矯俗，結納聲氣，間有依附借名者，未免輿論稍有異同。烏程當國，因惡諸正人，欲為一網清流計，正思借題生事；文聲本一無賴，見陳啟新之拔用，遂效尤建言，希圖進身，故借復社為題，迎合政府；而蘇州推官周之夔，業以漕事罷官，恨及二張，亦疏訐復社生徒妄立四配、□哲名目，濁亂一時，皆溥、采為之倡，政府徇其意，皆票旨嚴究；大開告訐之門，同時，又有常熟奸民張漢儒奏訐錢、瞿二官事。

□年丁丑正月，張漢儒者，常熟邑民，奔走於諸大家為門幹，後又投充糧衙書手，以事犯革逐，並不容於鄉里，不得已棄家人京，遇有同邑陳履謙，亦以事犯在京，出入縉紳之門，因相謀議，欲許奏豫撫陳必謙暨縉紳某人，以報私怨；而以錢謙益、瞿式耜二人為首輔深仇，遂草成奏疏，開列多款，先於朝房，呈之體仁。體仁首肯，顧其注毒在錢、瞿，且恐人多則起上疑，因去陳與某，而止參二人，投通政上之。體仁竟擬嚴旨，著撫按提解，且以不行糾察，責令回話。既下刑部究問贓款，又發撫按詳鞫，屢問屢駁，株連不已。虞山因營謀求解於曹璫，曹故王安名下也，以所作安碑文為證，曹覽之泣下，乃盡力為之營救，而陳履謙復獻詭賊出首之計；先具一匿名揭，有「款曹、擊溫」等語，隨令王藩出首，云虞山賚四萬金托周應璧求款於曹，烏程即具密揭入奏；上以其揭示曹，曹懼甚，自請窮究其事。先是，衛帥董琨定招，以匿揭為根據，以王藩為確證，應璧堅執不認。董琨逼勒成招，事頗彰著；曹璫奉旨嚴究，大加搜訪，備悉履謙父子奸狀，擒到廠衛訊問，招出漢儒草疏、王藩出首並伊父子捏造。「款曹、擒陳、和溫」六字，又改和為擊等情，歷歷有據，獄上，張、陳、王俱廷杖一百，立枷死。烏程亦放歸。蓋由曹盡發其奸，知漢儒之疏、匿名之揭、王藩之首，皆其主謀。前此總憲薦霍謀翻逆案，尤其指使也。烏程每與大獄，必稱病以聚謀，謀定而後出。是時，修理湖州會館，方擇日移居，疏上邀宣諭即出矣。淄川已票留，御筆書放他去，閣票有人夫、祿米等項，御筆抹去，疏下，出不意，方食失箸，人心稱快，錢、瞿旋各坐贖徒去。

烏程既去，又復枚卜，綿竹劉宇亮、進賢博冠陸禮部尚書，韓城薛國觀（原左僉都御史），陸禮部侍郎，各兼東閣大學士。旨下，著與輔臣至發，協同辦事，不稱首輔；有與至發密者，勸且稱病。至發云，無案，賤體頗康，直至半年後，一日偶有宣賜，稱首臣至發，遂即日廷謝。編修吳偉業疏言，願至發以體仁為鑑，體仁學無經術，當鍊達朝章。體仁惟習諂諛，則當矢志光明。體仁狎暱小人，則當嚴杜讒誑。體仁護持逆黨，則當力褒忠孝。毋效其洩查偷容，毋似其遊移飾詐。近日辨揭，盛稱體仁之美，曰孤執、曰不欺；夫體仁有唐世濟、吳振纓之徒參贊密謀，有陳履謙、陸文聲之徒驅除異己，何言孤？庇樞貳則總理可不設，而事敗乃設；庇鳳撫則鎮可不移，而事敗乃移。何謂執？必因私踵陋，盡襲前人所為，將公忠正直之風，何以復見也。

南祭酒許士柔，以撰原任左都高攀龍贈官誥命，為輔臣張至發糾其違式，命降二級調用。故事，兩制專屬詞臣，而贈官誥文則誥敕房中書據為職掌；大臣子弟欲表章先德，以中書撰文未盡善也，每請詞林名公為之。崇禎初元，喪贈死難諸家，誥文盡出詞林手，獨高忠憲誥文，雖作而以軸缺未領。至是閱八年矣。其家請補給，仍錄許原撰文以進。時已奉旨中飭，不許用駢體文，中書官遂挾摘其制誥，獻之中堂，至發以許為倪、黃之同年友，方為時忌，正欲引繩披根，特揭參之；遂奉嚴旨，忠憲誥命，亦遲回不敢請矣。大司寇鄭三俊、給諫何楷各疏言，皇上自處撰文違式者耳，非謂高攀龍之清忠勁節有煩擬議也。始得旨另撰文補給。

東廠緝獲福建泉州府吏員許馨來京打點，為興泉道曾櫻謀陞浙江按察使，央考功葛、主事文選郎中說分上有元寶八錠，奉旨各犯下鎮撫司■究。曾櫻革職拿問。曾居官清執，忽有此事，眾共■嘆。御史葉初春為訟言之，撫按亦為之稱冤。漳潮總兵鄭芝龍疏稱：櫻廉明公正，龍感其德，代為之營陞，其實與櫻無干，願以官贖罪。上已鑑悉，準令櫻復官起用，芝龍圖功自贖。

鄭芝龍，福建南安人，其父故泉州府吏也。曾受知府蔡善繼恩。芝龍聚眾雄行海中，時浙有李魁奇、廣有劉香，與芝龍為三。蔡再起為兵巡道，以巡撫熊文燦命招撫之。芝龍以蔡故，屈意投降，題授副總兵，鎮守、漳、泉、惠、潮地方。魁奇為香所誘，犯浙江及南直，芝龍用計擒斬之。香亦相繼為芝龍擊敗，走死。

特起楊嗣昌為兵部尚書。時方守制，疏辭，不允，令奪情視事。舉熊文燦為四省總制，專剿流賊。文燦撫閩，以招鄭芝龍成功，至是亦主議撫，張獻忠等遂詐降投誠，文燦信之，授之以官，獻忠跋扈愈甚，劫殺自如，撫議卒敗。文燦遂以庚辰年伏法死。

河南巡按張任學疏云：臣，書生也；於龍威丈人之秘，雖無所窺，而以二□五年之學問，為皇上練此勘亂之經綸，以答祖宗養士之報，誠自信於中矣。皇上不以臣為不肖，乞下部院集議，將臣改為總兵官，行當四徵寇■，雪國恥而復生民之仇云云。奉旨：下吏、兵二部、都察院集議，以為御史改總兵，實從來未有之事，請仍以監軍御史兼署總兵銜為便。聖旨以任學忠勇可嘉，準改授署都督僉事，充河南總兵官。

按張係乙丑科進士，四川保寧人，由知縣考選御史，先巡鹽浙、直，再差巡按河南，自請從戎，可謂慷慨直前之丈夫。或者謂其本欲謀得巡撫，故請從戎，不知此時中州無缺，人皆視為畏途，竟可不謀而得，何必改武銜。然自改任後，仍未見有殺賊奇功，逾年竟以失事逮問，亦見當日任事之難矣。

上以任丘清苑、涑水、遷安、大城、定興、通州各有司不法，命逮問責，撫按不効為溺職。先是，有固安知縣秦士奇，撫按遣官奉旨搜私宅，得銀七百兩，坐贓論戍，大同僉事劉彝鼎，因撫臣薦疏，批旨云彝鼎貪汙狼籍，著會同監視，參來重處，遂逮問遣戍。蓋實由中璫燬之也。自此，外任官皆不得不以調停大璫為事矣。先是，丁丑年又有潘益達、白慧先，皆近畿縣令，中旨命御史參奏提問。

□一年戊寅三月初七日，皇太子出閣講學，閣中先期題待班曲四人，姜逢元、姚明恭、王鐸、屈可伸；講讀六人，方逢年、項煜、劉理順、吳偉業、楊廷麟、林增志；校書二人，楊士聰、胡守恆；侍書二人，中書朱國詔、黃應恩。舊制：日講官、東宮講官無相兼者，恐上與東宮同日御講筵，不能兼也。且應恩既充正字，又充侍書，皆以至發不諳衙門規例，故惟應恩之攘耳。項煜、楊廷麟各上疏願讓，黃道周奉旨不得矯讓。至發揭辨云：道周清品，意見少偏，如近疏有不如鄭鄭語，夫杖母何如人，而自謂不如，是可謂元良輔導乎？時，鄭獄尚未成，章此揭者，黃應恩也。給事馮元颺疏言，道周至清無徒，數忤執政。項、楊二臣退，然自下為大臣者，正應嘉嘆，而至發一揭，大不快其言，並遷怒道周何也？至發出揭辨，又上世風宜挽疏，累數百言，內云：「道周出山，緣愛母之心，借一言以周旋，鄭鄭豈曰非孝，但不宜以朝廷是非之公，為一己環草之私。」又云：「一二人焉，建壇坫，執牛耳，自命於人曰：『吾將主持世風。』已而自命者與附之者，入主出奴，了不得其何緣何故，末又請禁投刺往來，自今士大夫門盡可羅、席盡可塵，夫人而能為廉也，夫人而能為讓也，而推重於溫體仁，頌其孤執、不欺，竊願學之。」云云。或言此疏亦出應恩代草。

本兵楊嗣昌之父鶴，以三邊總督逮問遣戍；至是，寧夏敘功，復官，給誥命。舊例：贈卹誥命，中書撰文者為之。應恩為楊鶴撰文，極力洗發。進呈。上塗抹發，下令查職名議處。淄川欲一公揭申救，孔■容曰：去年許士柔事，正與此同，彼時未申救，今奈何救之。淄川憤曰：難道閣中少得此人？我自救之。連上三疏，上不允。御批云：撰文自註職名，新經申飭，應恩■役閣中，首先違玩，人臣功罪，各不相掩。蒙冤等語，視當日之處分為何如？應恩著革為民。嗣昌亦上疏救，不聽。既而大理寺副曹荃疏參首輔，並應恩納賄諸事件。奉旨：首輔素矢清慎，何得牽訛？應恩刑部提問。

鄭三俊為刑部尚書，適當科臣宋之普以馬豆事參戶部尚書侯恂下獄。先有讒言，為三俊與侯恂皆東林與友，必且屈法徇私。上人其言。獄上，果多為恂卸罪。上大怒，並三俊亦下獄。宣大總督盧象昇，先具疏稱冤，盧昔為鄭司屬，素服其清公也。繼盧上疏者，不下□餘人。應天府丞徐石麟疏尤剴切，閣票回話，法改閣票為民，又發改閣票提問。御批云：可將三俊罪狀一一講明，不必更處奏事宜，閣中擬旨進即批出。

時當考選，行取官既集，推敲詞林，臺省雖據官評，而亦別有營私者。陳啟新疏論其事，奉旨指實回奏。又旨下吏部，將訪冊進覽，特處圈多濫徇者。卿貳中姜逢元、王業浩閒住，科道中傅元初六人閒住，孫普三人降調，劉含輝等□一人降級，照舊。啟新回奏，指涇縣尹民恬、江都顏允紹及同鄉預定之陸自嶽，部覆各降處。田唯嘉乃請先推，部屬所推共二□二人，輿論譁然，與推者各懷不平，獨成舅恬然無怨色。不數日，辭朝赴南京吏部任去矣。二月□一日，御經筵畢，召詹翰諸講官顧錫疇等二□餘人，問保舉、考選二者孰為得人？諸臣各以大意虛對，黃景昉獨以鄭三俊下獄及朱天麟、成勇不得與考選對。上細詢良久，諭以三俊蒙徇，徒清亦不能濟事。至成、朱二人，則李建泰以下同聲為之稱屈。上命起序立，有言獨奏諸臣，各陳所見。上曰：言須可行，如先年講官姚希孟，欲將漕米改折一年，這個行得行不得？楊廷麟奏，自溫體仁之薦唐世濟、王應熊之薦王維章，今二臣皆敗，而體仁、

應熊無恙，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，欲求保舉之效得乎？上為色動，久之無所言。項煜乃奏：成勇不得考選，以任濬為閣臣至發兒女親家，前任濬列第二，後以有議，以成勇易之，閣臣不欲勇獨得考選。若曰：得則俱得、失則俱失云爾。上曰：誰沒有兒女，親家也不在此。至發奏請救撫按劾臣與濬結親，或現在，或已亡，有一於此，則治臣罪。上諭以不必與辨，對畢出。

次日，黃首周、餘煌、黃景昉、楊士聰各有疏，而田唯嘉亦有疏，直攻楊廷麟，云成勇輩各為同鄉所引，臣一旦推之部屬，安得不觸諸臣之怒？廷麟以推部之涂必泓，係江西人特借成勇、天麟為口實耳。至聶明楷，係伊同鄉萬谷春保舉，臣且參革，並谷春降處。是以恨臣，以保舉考選為不公也。奉旨接引主持，有何憑據？且原傳黃景昉，何訛為楊廷麟。還著明白具奏。□六日，御日講，面諭景昉昨原切責鄭三俊，豈是矜亮？又諭餘煌，昨諭有姚希孟全折漕糧一年之語，煌對行不得，此疏如何不載？又越日，御門畢，諭百官數百言，內言鄭三俊一案，此豆牆穴，情弊顯然，有何可疑？而欺罔推諉，巧為彌縫。屢奉批駁，軌法愈甚，但念別無贓賄，姑著回家聽擬。蓋聖明本樂受言，特不欲恩歸於下耳。

姚宗典曰：凡日講講畢，附論時事一段，猶省臺之條陳也。先，文毅進講，在己巳、庚午間，時入夏始兌糧，阻凍閘河，須待來春，始得交納京倉。較之祖制□二月兌糧，二月開幫，五、六月到京交納，七、八月回空，何啻天淵？故引及之。或不改折一年，以通其窮，亦作商量語耳。若使斯言果拂聖意，亦必面賜諄讓，如餘煌矣。乃歷庚午至壬申，值講又三年，蒙恩如一日，何既賞之於生前，反繩之於身後？蓋時當請卹，仗先臣者實多，以例無可駁，乃摘其講讀之謬駁之，冀以此斥先臣也。

王維章所至以貪墨著，備兵西寧，以克削，致軍變。應熊力庇之，舉為四川巡撫，至公然形之揭奏云：維章，臣畏友、益友也等語。及任四川後，以賄敗，時無敢言之者。

賜士聰回奏疏下，又參及史▯巡撫淮揚署巡鹽事，侵匿課銀二□一萬。有旨著回語。▯奏：臣孤立寡援，屢奏奸惡，向年文震孟、姚希孟為詞臣之雄，死者死矣，震孟借虛名以入閣，入閣便行私，去後復草疏稿，募成德代上，臣曾有「綸扉之線索一斷、議論之風雨寂然」二語。故士聰借考選事，硬以「線索」二字誣陷臣也。士聰復上「聖主神明燭弊疏」，列唯嘉納賄事款。奉旨，提其家人，下錦衣衛究問。唯嘉旋以此去。已又逮其子敬宗下獄，同家人田登第等俱問邊衛充軍，仍追贓充餉。

南科張焜芳復疏參史▯巡鹽贓私、狼籍等事，御批云：史▯鹽弊多端，比匪攫利，大干法紀，與汪機俱革職，並吏睢承吾（？），俱拿解來京究問。▯以□月□二日得報，隨即赴京，潛入薛國觀寓，謀定乃投岳。上疏辨謂：昔年以參劉鴻訓、錢龍錫為朋黨構陷，並及楊士聰、馮元颺諸人。又言焜芳為中書，炳芳之兄，向來旨意洩露，皆炳芳為之。疏下閣擬票。上發改再三，最後擬楊、馮俱革職，焜芳提問。上不許。御批云：不欲牽累多人，乃票焜芳革職候訊，上提書吏餘伯和問此疏實出黃應恩構造，欲設謀相陷也。▯奉旨行查後，巡鹽太監楊顯名回奏，為之彌縫。惟於交際六萬兩，則云臣不能為之諱；以故，▯久稽獄中。未幾，邊警至，此案遂不結。▯竟憤死，而事始釋。張至發因曹荃疏參，連疏請勘。奉旨卿連疏請勘，心跡愈昭，何足與辨云云。張乃上疏求罷云：臣佐理無能，當去；諧世無術，當去；竊位妨賢，當去；一去而揆路清、群情息，朝議不至紛紜，天憲不至屑越；娓娓百言，終篇無一病字。昔所云賤體頗康者，果於此疏見之。奉旨：有「回籍調理」語，時人傳笑，以為遵旨患病云。然以首臣去位，成例昭然，而百金之賞，半截行人之送，復罷揆席，漸輕往規，又一變矣。張去而孔為首，至六月中，亦即放歸。票旨亦同，僅賜路費五□金、綵緞二表裏而已。

四月□二日，上御經筵畢，召對六部，問邊事。本兵楊嗣昌：有「善戰者服上刑」等語。上諭曰：此事，孟於言六國兵爭事，今大司馬彰九伐之威，當明春秋大一統之義，奈何云此？隨戒以今後勿復爾。時上聲色俱厲，又言楚撫餘應桂用將官事。嗣昌言：應桂任御史時，曾有疏參臣父，臣今不敢以私心駁其所用之人。先國家之急，而後私仇也。未幾，嗣昌入閣，應桂就逮，其轉移甚秘，人不得而測矣。

二□八日，上御中左門，召候考諸臣，親賜策，問剿寇需兵、義兵需餉、屯鹽採鑄，難取近效、搜括加派、民力已竭，將何策以處此？又▯抵邊、不犯而退，是何狡謀？各悉心以意見條對。欽定取曾就義、朱天麟等五員為編修，張縉彥、汪偉等五員為簡款，王調鼎、熊維典等一□二員為給事中；李嗣京等二□六員為御史；閻嗣科、葉樹聲、林蘭友、詹兆恆為南道御史；其餘並授各部主事。時，沈迅、張若麟但授刑部，蘇壯已陞同知，成勇陞南吏部，先出京，不與考，旋以涂必泓言援成勇為南御史後，以論楊嗣昌奪情入閣革職逮問。越數日，上又傳諭吏部，將曾就義等條陳擇可行者，各酌議具覆。曾就義，江西人，作縣頗著清名，對策中言百姓之苦，皆由吏之不廉，使守令盡廉，即稍從派以濟軍需，未為不可。上喜其說，遂擢第一詞林，未幾，即有練餉、剿餉之加。

五月，火星示變，上於宮中齋沐祈禱，素服減膳，並諭各衙門，素服修省。樞臣楊時昌，嗣方倡款議，遂借星變，援引前代事疏奏云。科臣何楷，疏駁之；云嗣昌引建武討塞故事，欲借以伸市賞之說也；引元和宣慰故事，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。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，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。其附會誠巧。至永平二年一條所述皇后馬氏等語，更不知其意指斥何在？且前言后妃，後言陰宮，一篇之中，三致意焉，是何為者？即得旨，不必深求。是時，傳田貴妃與中宮不相能，上亦久不見中宮，故嗣昌疏中隱伏挑激語，為何疏參破。嗣昌隨有辨疏，其詞甚危，而於市賞招撫之說，絕不一及。

蓋前召對，「善戰上刑」之說，其機括，已陰轉矣。說者謂楊之大用，實借徑於田貴妃，以後有悼靈事。嗣昌疏請持誦華嚴經，時方在楚中督師，僅隔旬日而疏至，益信其交結有至矣。

六月□八日，召府部卿寺院官集中極殿考閣員，親命題云：天象頻仍，今年為災甚烈，金星晝見，已逾五旬，四月大雪，凍斃人畜，朝廷腹心耳目，寄托臣工，有司舉劾，囂尤易起，枉直難分，寇尚未滅，剿局難更。▯生心，邊餉久欠，民貧既甚，正供尤難侵剝旁出，如火益熱。至操守清謹者，又多自傲遂非，必須處署得宜，禁戢有法；卿等忠能體國，才足濟時，其悉心條對。先因會推三次，俱不愜上意，至是拔兵尚書楊嗣昌、戶部尚書程國祥、禮部侍郎方逢年，工部侍郎蔡國用，大理少卿范復粹俱入閣辦事。嗣昌仍帶管兵部事。時尚在制中也。當日舉對者三□餘人，天方大雨，對畢命題，已近一鼓，多草草了事。蓋上意已定，特以考為名，所最注意者，獨嗣昌；程則以「房號」，蔡則以「牙石」二字得上心耳。范與方不過其攜帶者耳。

房號者，借合京賃居一季之租及天下會館住者，亦出修理若干。初為可得五□萬。其後戚畹、勳臣、巨璫，概從隱匿，所得僅□三萬而已。牙石者，崇文、宣武概大街列之於中，以備駕出而除道者。時培修外羅城，不及取石，蔡建議用此。然用力艱而費浩，所得不償失也。二臣之受知止以此。

宣大總督盧象昇，疏報丁憂。上命料理候代，員缺該部速推，有「不拘在籍守制」之旨。部因推陳新甲往代。時新甲亦在制中，嗣昌欲援以自解也。於是，詹事黃道周連上三疏。其一言天下無無父之子，亦無不子之臣，衛開方不省其睹，管仲至比之狼狗，李定不丁繼母愛，宋世共指為人梟，今遂有不待兩服，坐司馬堂，如楊嗣昌者。自有嗣昌，而海內無行蒙垢貽禍其親者，皆擲塊投杖，思攘節鉞之柄。今盧象昇捶心泣血，以俟奔喪，又忽有並推在籍守制之旨。夫使守制者可推，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。聞喪者可以不去，則是為子者可以不孝，為臣者可以不忠也。夫人遺其親，必不利其君；壞於家，必不成於國。嗣昌在事，張網溢地之談，款市樂天之說，才智畢親，又更起一不祥之人，與之表裏，指堯指駘，說夢描風，猶狼狽之獸，倚肩並走，亦何益於負重者乎？其一疏言：頃會推陳新甲，聞其丁艱猶未終制，又聞其走邪徑，托捷足，天下即甚無才，未宜借及此也。凡論人才，觀其所難，則知其所易，批龍鱗之難，難於履虎尾；冒斧鑕之難，難於冒鋒鏑。今諸負氣節、敢直言者，半棄不錄，欲使諸軟美容悅者，叩頭折枝，以建非常之功，豈可得乎？古亦多有忠臣孝子無濟匡攘之用者，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於功名之途者也。天下即無人臣，願解清華，以執鎖鑰，何必使林負塗者，祆不祥以玷王化哉！其一論遼撫方一藻，引隆慶通市故事，今日情形之不同者有五，事不同者亦有五。即款矣成矣，以視寧、錦、遵、薊、宣、大之師，何處可撤者？而謂款▯之後可撤兵以討寇乎？因又言兵之

不可撤者有□，乃諸臣共為款局，陰設不得不款之情，恫疑聖衷；陽設不得不款之形，搖惑眾志；遵撫既無成謀，而內受算於樞臣。樞臣又無成謀，而外受算於遼帥。三窟分營，鬼技千出，不幸而成則逃責於朝夕之間，貽釁於三年之後；掠麟王以除膏斧。幸而不成，則委過朝端，謬稱築舍，安受禍敗以自為是。是豈臣子所寫乎？是時，內外合謀，已陰遣瞎者周元忠往來商度此事矣。惟此一疏，直書斥之。

七月初五日，上召對廷臣於平臺。先召吏部尚書周祚、侍郎董羽宸，責以會推閣臣多濫徇。次召戶部署部侍郎許世蓋，諭以備邊要多備儲糧。再召兵部楊嗣昌，問邊報各路情形。嗣昌對此時或無大舉。又問流賊情形，嗣昌對洪承疇用兵久，漸有成效。孫傳庭亦有才，用兵動支屯課，不待剽餉，尤為難得。次召刑部尚書王命濬，諭以刑獄之事，只是情法，理處公慎。又諭獄情宜疏通，保候各犯，宜速審結。次召工部尚書劉遵憲、侍郎李覺斯，諭以南北城工等宜速完。次召都察院左都鍾劼、僉都徐燠，諭以考核諸御史宜嚴。曾頒憲綱，未見遵行。次召少詹事黃道周。上曰：朕幼而失學，長而無聞，時從經筵中略知一二，無所為而為之謂之天理，有所為而為之謂之人欲。爾三疏適當柁下不用之時，可謂無所為乎？道周奏：天人只是義利之辨，臣三疏皆是天下國家綱常名教，不曾為一己之私，所以自信初無所為。上曰：前月二□八日，推陳新甲何能當日成疏？且說厄於時會何也？道周奏：因同鄉御史林蘭友、科臣何楷皆有疏，恐涉嫌疑。上曰：今遂無嫌乎？道周奏：天下綱常，邊疆大計，失今不言，後將無及。上曰：清原是美德，但不可傲物遂非，如伯夷是聖人之清，若小廉曲謹，止叫做廉，不叫清。道周奏：陳文子不能強諫，大節不可觀，夫子說他清而未仁，夷齊大節可觀，所以說他是仁。上曰：你可說仁智勇就是清任和，亦多牽強。道周將仁智勇誠明之義，辨說一番。因言綱常名教、禮義廉恥，皆根本上事，如無根本，豈做得事業？奏未畢，輔臣嗣昌出班跪奏：道周論臣，止為奪情起復，原非常理。臣曾具疏再辭，若綱常二字，臣不敢不剖明白。君為臣綱，父為子綱，君臣還在父子之前，古來列國君臣可以去此適彼，今一統君臣，為臣子者無所逃於天地，即臣父母皆受君恩，而無所逃，臣又逃於何所？祖宗朝非其人不奪情，臣控辭不獲命意，詞臣中必有博通經義者，可以代臣力言回天。問道周為人所宗，意必有持正之言，今謂不如鄭鄮，臣始嘆息絕望。鄭鄮杖母，禽獸不如，道周又不如彼，還講甚麼綱常？道周奏：大臣聞言，義當退避，未有跪在上前爭辨，不容臣盡言者。嗣昌奏：臣為綱常名教，不容不剖，委覺非體，望皇上用道周而放臣。上曰：這疏也不為奪情。近日人情各有所為，道周奏臣為一人之私，只用緘嘿，自取富貴，何可與他對辨？上曰：你無端汗詆大臣，又以大題目說他，不得不辨。道周奏：臣與嗣昌比肩事主，比不得詆毀大臣。臣自少讀書，於今五□年，無一事不可對君親。上曰：既如此，又說不如鄭鄮。道周曰：臣原說文章不如。上曰：你說陳新甲走邪徑，托捷足，何為邪徑？疏中軟美容悅、叩頭折枝者是誰？道周奏：人心正則行徑皆正，邪則行徑皆邪，新甲在蜀中，聞命辭謝，往復須八、九月不得來，虛象昇又不得去。嗣昌在司馬堂則可，在政府則不可。嗣昌一人為之則可，呼朋引類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。上曰：朕正要再問，鄭鄮五倫盡絕，許曦等等說他罪狀甚明，雜職到有公論。道周奏：臣若有心功名富貴，只當附和說鄭鄮不孝，豈能取悅？正是臣無所為，方今獨立敢言之人少，讒諂面諛之人多，故臣不得不言。上曰：少正卯當時，亦稱聞人心逆而險，行僻而堅，言偽而辯，順非而澤，記醜而博，不免孔子之誅，今人多類此。道周奏：少正卯心術不好，臣正無一毫私。上曰：前以爾偏激，稍示裁抑，後聞操守，隨即賜環，前日署天，仍成一篇文章，才亦可愛，不圖這樣恣肆。道周奏：臣今日不盡言，臣負陛下；陛下殺臣，則陛下負臣。上曰：你的話都是虛話，一生學問，止學得這張佞口，起去罷。道周叩首起，復跪奏：臣還將忠佞二字奏明，人臣在君父之前，獨立敢言者為佞，是在君父前諂諂面諛者為忠耶？忠佞不分，邪正不明矣。何以致治？上曰：不是輕易加你這個佞字。問你這邊便遁在那邊，非佞而何？若論紅牌，轉換支梧，就當斬。道周起，諸臣各叩頭退。上又召回，諭曰：「朕不才，不能感發諸臣公忠為國之心；不知，不能辨別是非邪正；不文，不能宣佈德化；不武，不能削平禍亂；凡此，皆朕之寡昧，即朕之愆尤。關係國運、世道、人心。今一等機械存心的，專於黨同伐異，假公濟私，才簡用一大臣，百般詆毀，律以祖宗之法，當何如？今寇還易治，衣冠之盜卻難除。以後再有這等的，立置重典。」閣臣以下，皆承旨退。道周降五級調外任。

同時疏論嗣昌奪情者，自何楷、林蘭友外，又有修撰劉同陞、編修趙士春，皆奉旨降三級調外任。南京兵部尚書范景文等，公疏請允嗣昌守制，召還黃道周、何楷等。上責其朋謀把持。查主稿何人。景文再疏認罪。命削籍為民。南道御史成勇疏言：臣見嗣昌疏，有「仁不遺親、義不後君」之語，反覆辨論，無非避不忠之名。是嗣昌猶知有君親，猶可以忠孝之言告也。今即就其言詰之。嗣昌謂古之君臣列國之君臣，可得而避。今之君臣，一統之君臣，無所逃於天地之間。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，而不可行於今。不知嗣昌所引者何古？所指者何臣？所據者何代之經？何國之典？豈非聖論所謂另一邪說者耶？信如其言，是凡為臣者，皆不當終三年之喪。終則為後君，為不臣，先聖之詩書可焚，先王之典禮可廢，不舉人類化而為禽獸不止也。上責其黨同伐異，命逮問。

先是，道周疏，御筆票輕處。嗣昌懼其復用也，急募張若麒上疏，言道周飾六藝以文奸言，務在假托道理，以把持朝廷，顯行其引類呼朋之計。又有老魔之赤轍既拔，山魃之穢態難藏等語。未幾，若麒遂以刑部改兵部矣。至壬午年，寧錦告急，若麒奉旨閱視，逞臆催戰，以致陷沒。甲申闖賊之變，麒屈膝投誠，得受偽官，其人本末如此。

張若麒既營求嗣昌調部有日矣，御史涂必泓忽出一疏，言刑部所司民命，而人多厭薄之。是以司官強半皆鄉科任之。偶有一甲科，輒調別部，豈司民命者，當專用不肖乎？請著為令，刑部官不許更調？奉旨申飭。若麒憤無所洩，乃出平賦役疏，謂鄉紳隱匿賦役，遺害小民，內有「鄉紳豺虎」等語。有旨：鄉紳豺虎等語，據實回奏。若麒乃指莊應會、范良彥、表宏勳，奉旨俱行撫按逮問。若麒初意，因與同鄉高宏圖爭一在田構怨，將指及之，或告以宏圖立朝大節，忤璫去位，萬不可誣。誣之必於若麒大不便。不得已，以三人充之。表、范皆巨惡，袁尤逆黨護局之魁也。然張之為此，實涂疏激之使然。涂與楊廷麟同鄉、同年，遂疑楊實使之。後與嗣昌比，所以修怨於楊者，不可解矣。

戒諭皇親駙馬不安分義受投獻霸佔者，許科臣糾參。又諭周奎、田宏遇、袁祐尤非他比，宜先率禮，為諸戚臣倡。袁與田係貴妃人也。袁妃居翊坤宮，田妃居承乾宮；袁僅生一女，寵愛去田遠甚。祐亦謹畏，與宏遇相反。宏遇好結納，縉紳皆樂與往還。承乾宮鋪設，皆宏遇外備；古玩、時器及壁間字畫，無不精好。妃又洞曉音律，管弦琴奕，色色皆工。間侍上鼓琴，聖情悅豫。上因誇於國母曰：「后獨不能此乎？」國母正色對曰：「妾本儒家，惟知蠶績。」且曰：「妃從何人授指法？」上色動。妃自言：「妾母所教。」遲數日，妃母入宮，實能鼓琴。上意始解。

武清侯李誠銘，慈聖太后（神宗生母）內家也。上以國用匱乏為憂，閣臣薛國觀首謀勸借，言在內惟戚畹，非上獨斷不可。因以武清為言，遂傳密旨，借四□萬金。李氏初不在意，督之日急，武清死，督其子國安。國安死，提其家人追比，房屋俱入宮。有一女，字嘉定伯之孫。嘉定請命於后。后云：「人當患難，自無絕婚理。但取此女歸，勿攜一物也。」諸戚畹合詞請寬，不允。戚畹遂人人自危。後因皇五子病亟，有九蓮菩薩下降之語。又見慈聖於空中。上大悔悟，諭停追比。武清侯爵、房屋、祿米，仍頒給焉。